

中国当代小品文丛

伍立杨 著

故纸风雪声

深邃隐约的智慧体察

先贤变法的心曲及价值

老派幕僚的最后余光

悲凉结局和晚年心境

黄仁宇、唐德刚异同说略

文学是否垃圾

抗战时的汽车传奇

美色与人的天性

慢速度的风月观览

文史学中看刑侦

刻刀下的自由魂

书法性格

中国当代小品文丛

伍立杨 著

中国长安出版社

故纸风雪声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故纸风雪声 / 伍立杨著. — 北京: 中国长安出版社, 2011.5

(中国当代小品文丛 / 吉霞主编; 7)

ISBN 978-7-5107-0385-0

I. ①故… II. ①伍… III. ①小品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67.3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1)第053511号

故纸风雪声

作 者: 伍立杨

出 版 人: 黄少平

责任编辑: 张 渊

出 版: 中国长安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市东城区北池子大街14号(100006)

电 话: 010-85099935(总编室) 010-85099946/47/48(发行部)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网 址: <http://www.ccapress.com>

邮 箱: ccapress@yahoo.com.cn

印 刷: 三河市明华装订厂

开 本: 880毫米×1230毫米 32开

印 张: 8.25

字 数: 126千字

版 本: 2011年10月第1版 2011年10月第1次印刷

书号: ISBN 978-7-5107-0385-0

定价: 25.00元



深山大澤，流峙終古，乃天地法象
示人之自然文采，但陶寫胸次，又
莫過於紙上的風景。

——伍立楊

目录

- 001 深邃隐约的智慧体察
- 004 古人眼光可供参考
- 007 报纸和文言
- 010 文言、白话宜相安
- 016 百川贯海 曾未满足
- 018 饶汉祥大笔如椽
- 035 兵学奇才辛弃疾
- 042 老派幕僚的最后余光
- 058 悲凉结局和晚年心境
- 065 回忆录：史识与文采
- 083 黄仁宇、唐德刚异同说略

- 089 臆断文事必自贻伊戚
- 095 写史热中的学术荒寂
- 100 文学是否垃圾
- 103 苦涩的辩护
- 109 抗战时的汽车传奇
- 115 烈士气质：邱清泉之“你先走”
- 119 伟岸的气魄与文辞风格
- 124 在保皇与革命辩论的背后
- 129 辜鸿铭侧影
- 131 陈案难翻
- 135 从马基雅弗利到李宗吾
- 141 为丑陋者陪葬
- 148 诗意文字
- 151 美色与人的天性
- 156 文章的“黄金分割”

- 159 翻译趣味
- 165 慢速度的风月观览
- 171 印象式结论的可疑
- 174 古人的现代性
- 178 哀中文之式微
- 181 出恶声与两极研判
- 185 大字星如万点尘
- 191 风格辨伪
- 194 文史学中看刑侦
- 197 时间深处的怀想
- 204 解诗大异其趣
- 206 国学试题 不够知己
- 209 刻刀下的自由魂
- 214 空间距离 催生悬想
- 218 两本胡适传

222 鲁迅、钱钟书讥国画之弊

224 钱钟书与读书笔记

227 时文妙语

231 文学与时空心理体验

234 写景的忧郁

238 文风一瞥

241 书法性格

246 山河岁月说悲欣

251 先贤变法的心曲及价值

主编手记

深邃隐约的智慧体察

科学已进入飞速发展的尖端时代。然而，不用说，混沌的宇宙乃至微尘般的地球，仍充满不为人知的神秘。

不借助望远镜，人的肉眼可看见六千颗恒星。其中，太阳距离一亿五千万公里；月球呢，科学界根据激光脉冲到达月球再返回地球约需要两秒半的事实，得知月亮、地球之间的平均距离是三十八万四千万公里。很多只见微弱光芒的“小星星”，与地球之间的距离，就需要光年来计算了。用天文望远镜或射电望远镜才能观测到的小行星，与地球之间的距离，也大抵不是我们的头脑所能想像的。如今，美国天文学家发现两个迄今为止最遥远的类星体，据《参考消息》（2001年6月7日）说，这两个类型体距离地球约800亿光年，是天文学家迄今观测到的最遥远的天体。这个数字，这个距离，则更令我们的思力为之束手无策，望洋兴叹了。

佛经里头曾叙说，三千大千世界。此并非说是三千

个世界，而是集一千个世界为一小千世界，集一小千世界为一中千世界，集一中千世界为一个大千世界。其中连环含有三个千的倍数。而此三千大千世界，只是一佛摄化之土。经中说，虚空无尽，世界无量，国土众生无量，所以三千大千世界亦无量。此外还有无量的世界，它视我们所处的地球，不亦是太空中的一粒微尘么？天文学的发达，证明银河系中的星球多至不可胜计。太阳与地球之距离如用光年计，仅为八分半钟光年之遥；如此较之距地球八百亿光年的天体，怎么是我们微薄的想象力所能猜想其万一的呢？而古籍中的观念世界，却很早超出了地球的范围，在很抽象很超越地思考星空的奥秘了。

唐代诗人王维受西来佛典的影响，有诗句说“已悟寂为乐，此生闲有余。思归何必深，身世犹空虚”（《饭复釜山僧》）。柳宗元仰观宇宙，想到它的生成问题，有元气之说，他写到“一气回薄茫无穷，其上无初下无终”。近代的思想家、蔡元培的朋友宋述先生，有诗说，“恒沙世界安可极，无量金石总消泐，吁嗟大地尚非坚，何况区区动与植……人间难觅武陵源，世外空思安养国，众生平等境太遐，同类相残我深急。”将

无限时空与有限人生，圆融交织，同一感慨，哲思宛转。

可见古人对心境、物境的摹写，极具时空感，而且深切体悟到空间的无穷无尽，时间的无始无终，对宇宙天体的宏越浩瀚而在现实中却难以思议的征象颇有觉察，并且隐隐与现代科学的结论相吻合，他们是如何解释人身渺小与宇宙混沌无际的矛盾呢？那就是思维方面的“一念三千”，恰如柳宗元《法华寺石门精室》所说“小劫不逾瞬，大千若在掌；体空得化元，观有遗细想”。这就是人脑脑力极限发挥的思索形态了。

古人眼光可供参考

近见《南方周末》载文谈美国走出孤立主义的历程，尝谓其第一任总统华盛顿确立早期的不干预政策，美国应保持对所有国家的善意。该文说，二战期间，英、日、法签订协议，关闭中、缅、印通道，中国危急，“谁来阻止野心勃勃的日本冠军？”只有美国有如此的道德勇气和历史远见。1940年8月，罗斯福总统宣布禁止向日本出口航空汽油；向中国提供战略物资；陈纳德率志愿航空队远航中国与日军作战；美国是当时西方列强中，唯一对中国没有任何土地、军事、资源要求的国家，几百万美军参战抗击法西斯……如无这些巨大付出，很难想像有二战的胜利。但当今的美国，却招致了不少的敌视、嫉恨和误解。

美国因为政体的先进性，民主政治的普适性，而造成的世界第一流强国，是一个活生生的榜样。其形象本身，就是对愚民专制、蒙昧主义、禁欲主义的一种强力回击和反驳。二战结束以来，它的自由精神、正义感、

国际道义、人权努力——却受到别有用心者的苛责，只因美国的精神力量触动了他们的铁幕，遂多方伺机讥嘲谩骂，一旦美国有事，他们更是掩饰不住的狂喜。其后果是导致这些地方民性的浇漓、颓废，一根儿筋、不讲理，离文明、进步越来越远。

实则在早些时候的中国古人，倒对美国有妥恰深刻的认识。魏源编著的《海国图志》（外大西洋卷）说它复疆土、远交近攻、人心顺洽、官吏选举得法……而赞扬它“武”、“智”、“公”、“周”的国家精神。美国“非有雄材梟杰之王也”，为何走在世界前列呢？乃因其机制“一变古今官家之局”。又说，英国以鸦片祸害中国，而美国除“以货易货外，尚岁运金银百数十万以裨中国之弊”。“富且强，不横凌小国，不桀骜中国，且遇义愤，请效驰驱，可不谓谊乎？”并特别赞赏其“立一国之首曰统领，其权如国王；立各部之首曰首领，其权如中国之督抚。凡公选、公举之权，不由上而由下。所有条例，统领必先自遵行，如例所禁，统领亦断不敢犯之。”

天佑其国。民主、法治、契约精神，形成一种固定性格和底色，中国古人看清楚了，并予以拈出表彰，他

们看到了人的自由和权利，即个人在社会政治中身份的根本改变，看到了选举、制衡的重要性。这些政治层面的先进文化，并不只是资本主义的，它实际是也应该是一种时代吁求，是令世界变得和平、民主、富强的具有普适性的推动力量。

林则徐的朋友、晚清名儒梁章冉著《海国四说》，论美国，谓之“未有统领，先有国法。法也者，民心之公也。统领限年而易……其举其退，一公之民……为统领者，既知党非我树，私非我济，则亦唯有力守其法，于瞬息四年中，殚精竭虑……”

这些百多年前的智者，眼光高远宽博。对于国家运行的程序以及政体可行性诸原则，在美国这个国家身上，认知相当清晰，他们既看到了健全制度的位置，也看到了极强的可操作性。就文明发展的大势和趋向而言，它具有不可替代的参考或指导意义。

报纸和文言

文言文是中国人内心的东西，几千年的文化积累，使文言文中产生了许多漂亮的句法和表达方式，思之无尽，味之无穷。然而，意识形态的转换，生活空间的转型，世人好尚的转变，终使文言文的气味日渐稀薄，影响日趋缩小。

报纸文体，作为一种新闻报道，应该简捷、明了、普及、客观，而文言文的简洁、有力、醒豁、雅健、优美，正可借鉴取法，同时更能在全民的文化意识培养上，收潜移默化之功。而我们当前的报纸文体，所最缺乏者，就是这一点。尽量用白话，当然是语文的改革，奈何白话文的正宗基础太薄弱，积累不深也不厚，久之，俚浅的俗语单性繁殖，传统中文优美的表达方式，味道深郁的词汇词句，势将湮灭殆尽，这是很可忧虑的一件事情。

相对来说，台湾地区的报纸文章所保留的文言成分要多一些。尤其在副刊和专栏上，颇有几支意气风

发、文采炳蔚的妙笔，令人赏心悦目，掩卷融融。当然，此之外，随心所欲、率尔操觚者也不在少数，余光中先生指出台湾的某些记者，古文修养蹩脚庸浅，却每喜故作解人，结果呢，一个三流的演员死了，也是“一代佳人，玉殒香消”，任何女人偷了东西，也是“卿本佳人，奈何做贼”。而“使君有妇”、“河东狮吼”、“季常之癖”等更是经常出现在报纸的社会版或花边新闻里，变成了所谓“雅到俗不可耐”。

林纾虽然抵死反对新文学，但他以古文译西洋小说，一方面在不识ABC的情况下做了新文学的功臣，一方面也树立了一代文章丰碑，影响所及，尤其是两栖于新闻和文学的写作者，受益良多。以《大公报》1918年3月11日文章为例：

英国大小说家司各特氏肄业于爱丁堡大学时，蠢如鹿豕，同学咸窃笑之。教授某尝语人曰：“此子生而为蠢奴，他日亦且以蠢奴终耳。”司各特卒以小说成名，教授之言遂不验。

细推其文笔，虽并非一流，难称高华，但也可谓

明畅、清通，未可厚非。旧时代，报纸上这种浅易文言随处可见，而真正堪称纯正、名下无虚的，是著名记者陈布雷那支虎虎有生气的妙笔。他于1926年3月12日上海《商报》撰写《中山逝世之周年祭》，尝谓“岁月迁流，忽忽一星终矣。国辱民扰，世衰道歇，山河崩决，莫喻其危……虽然，吾人之纪念逝者，其所奉献之礼物，岂仅鲜花酒醴、文字涕泪而已乎”，即可见一斑。陈先生天纵奇才，又加以文言功底深郁，真积力久，根深叶茂，发而为文，必有可观之处。大学者王力（了一）先生对他也甚为叹服，以为“他的文言文是最好的”。

文言文是一种古色古香的美的存在，现代人的文章中，若真能保留一些古文的神味，或能自古文的风调脱胎而来，于文化建设是一桩大幸事，于文章本身，也可以摒单调肤浅而渐趋丰饶。当然，那种糟蹋语法词汇，徒然在表面做手脚的伪文言，一知半解，文品卑下，只能贻人笑柄，应该尽早剔除。因为真正领会古代汉语，并不比学会一门外语容易，稍欠精熟，即出毛病。有志写作者，不可掉以轻心。